

奥运高分背后的『上海青训模式』与高科技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东远)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共有46名上海运动员出征,收获5枚金牌,创造了在历届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至此,上海运动员的奥运金牌总数达到24枚。

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英姿飒爽的背后,离不开上海青训十年的“慢功夫”。

“体教结合”开枝散叶

在2017年至2020东京奥运会的周期当中,上海共有20家单位被命名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其中九家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数量位于全国前列。奥运会冠军钟天使、姜冉馨、张灵、陈芋汐等都是由传统体校培养。

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训练四小时。这个场景发生在一所公办小学——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小学。这里同样是奥运冠军陈芋汐、吴敏霞、火亮的母校。

跳水是光启小学“体教融合”战略下的重点培养项目。在与徐汇区体育局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大量徐汇区跳水队的年轻运动员会前往光启小学就读。和陈芋汐一样,赛艇女子四人双桨项目的金牌得主张灵和陈云霞分别是朱家角中学和七宝中学输送的后备人才。

随着最后一枪打出,来自上海的“00后”小将姜冉馨搭档老将庞伟,夺得东京奥运会混合团体10米气手枪比赛冠军。这是东京奥运会上海运动员的首金,也是上海市奉贤区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这一切源于痛下决心的改变。

时间回到20多年前,当时的奉贤县在业余训练方面还是一张白纸。求变,成为了共识。当时的奉贤县借着上海举办第八届全运会,奉贤本土承办全运会射箭比赛的有利条件,在全运会结束后就开始开展射击和射箭两个项目的业余训练工作,也为此枚金牌奠定了基础。

社会力量崭露头角

社会力量同样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乒乓球运动员许昕就来自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早在1999年,曹燕华就和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合办了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依托杨泰实验学校为乒校提供学习、训练一体化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民间办学的曹燕华乒乓学校与公办学校杨泰实验、上大附中无缝衔接,形成了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与此同时,“一条龙”培养输送的学生运动员在重大赛事上也斩获佳绩无数。

在8月3日,当21岁的上海选手胡笑笑与24岁的杨哲哲,在帆船项目诺卡拉17级比赛中取得第16名时,他们也创造了历史。

这两位年轻人组成的队伍,是一支由社会力量培养起来的奥运参赛队伍,是由民营企业参与承办的国字号队伍,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上海市体育局和上海美帆三方合力打造,是中国帆船帆板队历史上首支社企共建的帆船队,他们两人也是首次征战该项目奥运比赛的中国队选手。

上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力量办训,对上海持续推进竞技体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为体育插上翅膀

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周期里,恰逢陈芋汐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半年时间里,她的身高从1米46长到了1米54。对此,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配合国家跳水队,开始对陈芋汐进行个性化的膳食评估与指导、机能测试和定期问卷跟踪调查其睡眠和焦虑情况,帮助运动员克服生长发育给身体机能和训练状态带来的种种挑战。

在东京的另外一片水域里,卢云秀在女子帆板比赛中夺金的背后,同样有上海科技力量的支撑。

中国帆船帆板队此次征战东京的技术保障就得益于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高级实验室朱谦和他的科研团队。为了提供更加精准的有关赛场水文情况的分析报告,朱谦团队在奥运会前一年就前往实地勘察。两个月里,整个团队天天泡在海上,针对海面上的风速、风向变化和同一个赛场不同位置的海水流速以及流向分布差异进行监测和数据采集。

东京奥运会期间,在常规的防疫措施之外,一款由哥伦比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与星际光(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抗疫设备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这款被称作222纳米“光疫苗”的设备是一种针对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尤其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能实现99.9%杀菌的紫外线消毒设备。和常规紫外线消毒设备不同,这种设备在有效消杀的同时对人体无害。这项技术也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安全出征的助力。

中国奥委会就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针对近期发生的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宜,中国奥委会18日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社会各界开展相关商业活动,应当保持理性,切实尊重运动员合法权益,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如未获得运动员本人或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授权,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或其他侵犯运动员姓名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上述行为的,应及时撤回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申请。

运动员及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有依法追究相关侵权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 “倪奶奶”幸福如夏莲盛开



左图:7月25日,卢森堡老将倪夏莲(左)在比赛中与丈夫兼教练托米交流。

右图:7月25日,倪夏莲准备出场比赛。

当日,在日本东京体育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58岁的卢森堡老将倪夏莲与17岁的韩国选手申裕斌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双方鏖战七局。最终,申裕斌以4比3战胜倪夏莲。



均为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幸福写在倪夏莲的脸上,无论输赢。

东京奥运会后,58岁的“倪奶奶”返回卢森堡乡野田园,料理庭院花草,关心粮食蔬菜。她没意识到自己因为一场年龄差距悬殊的比赛瞬间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网红”。

她代表中国队出战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资深球迷或许会遗忘,年轻球迷彼时尚未出生。

“我确实跨年代太久远了。”倪夏莲笑着说,“能参加这次奥运会非常激动,有这么多球迷关注我,真是件幸福的事。”

和17岁的韩国选手申裕斌打到7局的那场较量,很多球迷认为“倪奶奶”输在了体力。倪夏莲回想起来,首局打得不错,第二局错失良机,当比赛进入第7局时,不得不感慨“岁月不饶人”。

作为奥运会“五朝元老”,乒坛史上年纪最大的奥运选手,倪夏莲的故事经常与高龄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的事迹一起为人称道。励志精神是类似的,过程中却是各有各的坚持。

“丘索维金娜是伟大的母亲,为了给儿子治病,她不向困难和命运低头。她的故事也许有一丝悲情。”倪夏莲说,“我

个喜剧角色,被爱推着走到了今天。卢森堡政府、奥委会、乒协、朋友甚至邻居都盼着我去参加奥运会,一种盛情难却的感觉。”

在倪夏莲看来,多年坚持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做起来一步一步很踏实。“我答应的事,会想办法做好,除非觉得力不能及,比如我曾两次拒绝参加奥运会。如果没有好状态,宁可放弃。我只是做了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到的事。”

在五次奥运之旅中,倪夏莲印象最深刻的是悉尼和北京两次奥运会。悉尼既是倪夏莲的奥运首秀,也是卢森堡乒乓球第一次亮相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对她来说是游子归乡。

“我感到特别光荣。离开国家队那么久,20多年后回到北京,去体育馆路看看,那是我曾经工作奋斗过的地方,感情很深。”倪夏莲说。

如果当初没有退出国家队,现在会有怎样的状态和生活?面对记者似乎不合时宜的提问时,倪夏莲表示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我现在很幸福,享受当下每一分钟。当年离开国家队是合适的选择,一方面给后起之秀腾挪空间,一方面有机会继续读书,把中国乒乓球的好东西带

到国外。在西方人面前,我是真实的存在,如果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一些误解,我会非常欣慰。”倪夏莲说,“当然我做人做事有底线,祖国永远是祖国,我是嫁到卢森堡了,是这里的媳妇,‘婆婆’和‘母亲’和睦相处,我最开心。”

国际乒坛上一直活跃着一批代表其他国家参赛的华人选手,倪夏莲起初对代表卢森堡参赛有一些担忧。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越来越自信,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乒坛的霸主地位难以撼动,倪夏莲不仅不纠结,而且为自己的“中国面孔”感到骄傲。

“我在中国学好了本事,虽然代表卢森堡参赛,但仍是中国人形象。这说明我们乒乓球厉害啊,连大妈都能打奥运会,是不是?”倪夏莲说,“我没有压力,非常享受比赛。”

中国和欧洲有深厚的乒乓球传统,中国年轻冠军层出不穷,欧洲则盛产“常青树”。在两边都打过球的倪夏莲认为主要是训练体系差异。

“中国具备体制优势,能保障运动员系统化和高质量训练。”倪夏莲说,“欧洲乒乓球普及程度高,接触人群广,小小的卢森堡有上百个乒乓球俱乐部,但职业

# 猛龙长跑队:下一站奥运

## 香港故事

新华社香港8月18日电(记者张雅诗、许淑敏)黄昏细雨,香港斧山道运动场上聚集了数十名身着鲜艳运动服的跑手。他们分为两人一组,每对跑手以一条“领跑绳”互相牵引着,步伐一致地在跑道上缓缓前进,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是一支名叫“猛龙”的长跑队,主要由视障和听障人士组成,取其“盲”和“聋”的谐音命名。他们以健全和残疾人士搭档的形式练习长跑,旨在帮助残疾人士锻炼体魄和强化心灵。

成立十年,猛龙长跑队在海内外参加多项赛事,身经百战的队员们对于即将开幕的东京残奥会也热切期待。

### 失去视力,没失去视野

每周四是猛龙长跑队的练习日,只要天气不太恶劣,练习会如常进行。压腿、拉伸、原地跳……43岁的视听障人士蔡浩良与队友在教练指导下,熟练地完成整套热身动作。

蔡浩良自小有听力问题并患有家族遗传眼疾,自18岁起视力逐渐衰退。5年前,他的病情急剧转坏,双眼只剩下约一成视力,无法继续原来的化妆品品质控制工作,转职为咖啡师。

人生出现重大变故,令文静的蔡浩良变得更加沉默。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加入“猛龙”,开始练长跑。“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启发了我,激励我寻找自己的目标。”蔡浩良面带灿烂笑容,讲述在长跑队的经历,笑称自己不仅比以前开朗健谈,体能也大大提升了。

“猛龙”队员对每周一次的训练都十分期待和珍惜,他们趁着休息的空档互相嘘寒问暖,不时爆发出欢笑声。“‘猛龙’精神是什么?”猛龙长跑队创办人莫俭荣为队员加油助威。“看不见、听不到,猛龙,做得到!”队员们齐声回答,情绪高涨。

谈到“猛龙”成立的缘由,莫俭荣说,当时有朋友请他构思一些服务项目去帮助听障人士,他便想到成立长跑队,可以磨炼意志,提升自信。

作为资深注册社工,也是失明人士,莫俭荣深刻体会残疾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他在多年前成立了慈善机构香港伤健共融网络,以有别于传统的方程式服务残疾人士,致力推动伤健共融。

“光向残疾人士派发物资并非最佳的援助方式,更好的是提升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和接纳。我们要以行动告诉大家,我们虽然失去视力但没有失去视野,失去听力但没有失去毅力。”他说。

莫俭荣坦言,“猛龙”最初成立时不被看好,但他们一直坚持,事实证明这是值得的。“猛龙”成员人数由最初12人增至目前约300人,在长跑界逐渐为人熟知,海内外长跑赛的主办单位和残疾组织纷纷邀请他们参赛和分享经验。

### 万事开头难

猛龙长跑队于2011年成立时,只有6位盲人和6位聋人跑手。“盲人和聋人在一起,正好互补不足。”莫俭荣说,最初他们安排失明和失聪跑手搭配比赛,健全人士则负责联络和后勤。为了方便沟通,盲人跑手会学习简单手语,例如表达快和慢的手势等。

万事开头难,“猛龙”在组队首战渣

打香港马拉松中“全军覆没”,没有队员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赛事。莫俭荣从失利中总结经验,调整了跑手的配对和组合方式,由健全人士担当领跑员,领着残疾队友一起跑,充当他们的眼睛和耳朵。

“猛龙”的领跑员来自各个行业,从事文职工作的严惠茵是其中一员。她原本是“猛龙”的义务摄影师,被团队的坚毅和热诚所感染,继而投身领跑行列。

严惠茵在十多年前已开始跑步,大部分时间独自在海边或郊外练习,当领跑员之后才首次参加马拉松,与大伙儿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她印象最深的领跑经历,是与蔡浩良搭档赛跑。

那一次,比赛途中突然下雨,蔡浩良担心助听器被淋湿,将助听器摘下放进口袋里,然后继续比赛。“这样,浩良就完全听不见,也看不见,因此我必须非常警惕,并以触感手语提醒他路况。”严惠茵回忆说,虽然不容易,但他们怀着信念,彼此鼓励,最终顺利完成赛事。

“当领跑员的看似帮助了别人,其实我们也是受惠者。”严惠茵说,以前她习惯了家人替她安排好一切,到哪里去都不用操心。当领跑员要负责照顾队友,令她变得更独立。

### “猛龙”过江,以奥运为目标

在不少人的眼中,视障和听障人士跑步、爬山,甚至参与长跑比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跑那么长时间,不累死人吗?”蔡浩良告诉记者他加入长跑队后的转变。“加入‘猛龙’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也能做到!”过去4年多,蔡浩良成功挑战了42

公里马拉松、100公里越野赛等多项赛事。这些比赛都不设残障组别,所有参赛者需在限定时间内跑完整个路段,一视同仁。

去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一项100公里赛事对蔡浩良来说特别难忘。跑手需穿过海岸小径和海滩、越过山丘和山谷,再攀上香港最高峰大帽山,全程不休。蔡浩良最终以28小时05分完成赛事,过程中有3位健全人士接力做他的领跑员。

“所谓不行,其实是打破不了固有看法和思想。”莫俭荣说,若要鼓励残疾人提振斗志,不能只对他们说“活着就有希望”,必须提供实实在在的平台,让他们发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猛龙”队员一直勤于参赛,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他们每年参加12至15项赛事,每年一次到境外比赛。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日本冲绳以及国内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

“冲过终点,工作人员递给你一杯啤酒,喝下去多畅快!”莫俭荣回味在青岛跑马拉松的情景。他曾有一段时间在内地做科技修复工作,见证了内地的高速发展,马拉松赛事的质量也不断提高,越来越人性化,充分体现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关怀。

近年“猛龙”邀请了专业教练为队伍进行训练,以进一步提升队员的跑步技巧并挑战更高层次,期望能领取到奥运入场券。去年,蔡浩良曾经参加残奥会马拉松选拔,遗憾未能达标,但他将继续尝试。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3年后的残奥会,并将与教练研究加强队伍演练。”莫俭荣强调,比赛名次和输赢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让残疾队员多接触外面的世界,丰富生活。

(参与采写:卢炳辉、许朗轩)